



村行

■刘东

夜读宋诗《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我也想起昨日回乡的情景。

我虽不是鬓毛已衰才返乡，但村里的儿童已相见不相识了，人不相识，还有人介绍；村路亦有很大更改，就不好意思让人介绍了。村里小街小巷都没了，原来宅院都小，现在都在村边及村外盖上二层三层楼，宽宅大院的。空心村里几乎是残垣断壁，找不到原来那户人家也不稀罕。倒是儿时的玩伴稀罕我干嘛跟找古董似的寻找故人，询问他们去哪打工？生活怎样？人一生就一个故乡，就那么一些小时候的伙伴，当然会想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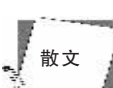
村里的几条主干道都是新修的水泥路，条条通村外，所以从外面的公路下来，三五分钟就到村口。几百米外向村子一望都是楼房，一栋挨着一栋，低矮的房屋已很少见了。

树林子里也少见柴草垛，更看不见树下拴着的牛马驴羊，它们这些农村的代表正在消失在时光的影像里。如今，十四五岁的孩子印象中几乎没见过这些事物，真的也很难见上。我都怀疑他们这一代吃鸡蛋可能都没听过母鸡的叫声。

村里也几乎见不到炊烟袅袅了，现在很多农村家庭都用上了电磁炉、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调和液化气灶，烧水做饭，省事省力少污染，比烧煤还省钞票，基本无人烧柴了。

遥想当年，我中午放学时，从学校嬉闹着奔跑着回到村庄里，先听到母鸡下蛋咯嗒咯嗒的叫声、牛的叫声、驴颈颈长鸣声，马霍霍长嘶声，再看见冒出茅草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这些都成了记忆，不复重现。村里的几个鱼塘快干涸了，剩下一方既大又深的塘子，里面的水也不那么清澈了。更有一两处塘子被填实建上了楼房宅院。

在老家住上一天，听听天籁之音，享受村野之乐。然而这些即将成为记忆的东西添堵在胸口，隐约惆怅、隐约悲伤，幸好还有麻雀、乌鸦和狗在欢快地嬉闹。



生日

■侯钦民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
每每听到这首儿歌，我就想起了我的生日。

参加工作多年来，时有同事、朋友问我的生日，我无奈地说，具体哪一天我也含糊不清。有人就笑着说：“那你是怎么过生日的呢”？我说：“那我是2月18的生日！”别人说：“这不就得了！”于是我就想起了这首儿歌，深深体会到了这首儿歌的温暖，同时也深深地懂得了，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其实，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跟着哥嫂生活。那时候过的日子有多么苦？现在我给自己的孩子讲起来，他们就像是在听天方夜谭。那时的地里、沟里、壕里、路边上的野菜都被人们挖净了，树上能吃的叶子也被人们吃光了。比如椿树、柳树的叶子都不好吃，可是经过大人们用开水烫烫，椿树叶不臭了，柳树叶不苦了，吃起来还特别香。而现在，地里、沟里、壕里、路边上到处长的都是野菜也没有人去挖。

记忆中的一天中午，我从地里挖野菜回来，嫂子从碗里拿出

一个鸡蛋递给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快吃吧！”我拿着还有一点烫手的鸡蛋喜出望外：一家六口人就我一个人搞了特殊。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换的食盐够我们全家吃半个月的。后来，我每年的那个时候都能得到嫂子给我煮的一个鸡蛋，所以每到那个季节，我也会在心里想着嫂子在那一天该给我煮鸡蛋了。至今，我仍然感谢我的嫂子，在那样困难的日子里每年都能记住我的生日。再后来，我逐渐长大，才知道嫂子是每年的2月18日为我过生日煮的鸡蛋。有一天，说起我的生日时，嫂子说具体哪一天她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那几天，



庭院深深

王吉城 摄

诗三首

■刘秀文

沙河赞歌

沙河源头在鲁山，
颍水贯鲁汇三川。
昔日浊流常溃堤，
洪水逞凶淹两岸。
今日金堤延千里，
筑坝建闸灌良田。
通江入海全疏浚，
舟楫竞相扬帆帆。

河畔寻春

春雨涤荡万柳条，
东风盈盈送春潮。
两岸原野望黛色，
沙颍河畔梦魂绕。
草木摇曳生多姿，
迎春馨香丛中笑。
惊慕飞燕轻蘸水，
欲乘龙舟摇紫棹。

颂夕阳

韶光易逝鬓染霜，
历历往事心中藏。
朝朝暮暮勤耕耘，
一片赤诚心向党。
闲暇还读书债，
吟风吐绿孤自赏。
燃情抒臆调琴音，
饱蘸清风度夕阳。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吉城题词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梁祖文

15.扶沟县城东门外新黄河上。
拂晓。扶沟城外新黄河上，一溜几十只渡船，满载着斗志昂扬的抗日战士，整装待发。岸上，站满了送行的父老乡亲。

黎明中，渡船齐发。岸上、船上人们挥手告别。抗日将士迎着霞光，奔向抗战前方。

16.淮阳公署。
郭馨波将一纸委任书递给王明显。

字幕：郭鑫波：淮阳公署副专员，少将。

郭鑫波：王大队长，我代表河南省第七专员公署宣布，接河南省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即日起，扶沟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一大队，改编为泛东游击支队，王明显任上校游击支队司令。

王明显（王格牙）：多谢郭专员信任！

17.淮阳县城。

太昊陵龙湖边上，一棵大柳树下，郭馨波、胡瑞甫一边垂钓一边商议。

胡瑞甫：郭专员，这个王格牙生性狡诈，抗战前是国民政府征剿的土匪头子，抗战一开始，就跟上了亲共的魏凤楼，他已经赤化了。这次魏凤楼名义上是离开扶沟东征，实则要与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汇合。王格牙之所以没跟魏凤楼走，实际上是王格牙的部下不愿意东去，他也怕到了那边当光杆司令。说他留下当共产党的卧底也是很有可能的。如今他手下的800多官兵，大部分是土匪出身，专员您不得不防啊！

郭馨波：王格牙仗着有人有枪，何曾把我这个专员司令放在眼里。亲共之人，不除掉究竟是害。

胡瑞甫：不瞒郭专员，胡某能看相观气，你想，那格牙本是鱼类，遇水而旺，离水即亡。王格牙出生在白潭，如今又驻扎在吕潭，白潭、吕潭都带水字边，鱼儿得水，故而他这些年一直得势，国军难以征讨，共党反而重用。确实是党国之害啊！

郭馨波：胡书记，你看该怎

么办？

胡瑞甫：我看不如将他王格牙调离吕潭，驻防城南郭庄。五行之中，黄土属中，黑水属北方，青木属东，白金属西，旺火属南。司令想想，一旦格牙鱼离开了水，进到锅里，加上南方旺火，他气数还会长久？让他先犯命运咒神，然后设法收拾掉他！

郭馨波：哎呀，想不到堂堂的一个县党部书记，还有这一套本事！

胡瑞甫：郭专员，我还不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

水面上，水标一动，胡瑞甫一扬钓竿：哈哈，上钩了，一条好大的格牙鱼啊！

18.淮阳公署内。

郭馨波会见王明显。

郭鑫波：王司令，这次你带领游击支队参加了开封县朱仙镇对日寇的作战，打死打伤日本兵数十人，并且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王司令指挥有方，作战勇猛，真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我打算近日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那里，一来为王司令报功，二来请求为司令晋职。另外，挺进军军部决定让你部暂时撤离吕潭，进驻郭庄休整，

就按2月18日这一天过吧。我问父亲，父亲说，具体哪一天你去问你宝聚婶子，你和他家的大儿子是同一年生的。我就跑到宝聚婶子家问，婶子说：“反正你不是2月18日生，你比俺儿子大！”

我又问：“那我是哪一月哪一天生的呀？”

她说：“我说不清楚！”

就这样，管他大和小哩，我就按照每年的2月18这一天过生日。

后来，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见到了宝聚婶子，在说到我和她儿子的年龄时，婶子说：“你比俺儿子小！”我问小多少？她算来算去也没有算出个所以然来。

没妈的孩子命苦，我连自己的生日都考究不清。我想：小时候盼着过生日，因为可以吃到一个鸡蛋。现在生活好了，天天就像过年一样，再探究哪一天过生日，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样想，那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罢了！

同时也让你的弟兄们休息一下，长长精神，再立新功啊！

王明显：谢谢司令关照！

19.扶沟吕家潭，王格牙司令部。

通信兵：王司令，郭馨波专员从洛阳回来了，他说长官部因为你们游击支队抗战有功，同意你们扩编为纵队，晋升王司令为纵队司令，练寺、蔡王岗的游击队也归你指挥。要你明天到肖营开会，商讨扩编大计。

20.扶沟肖营郭鑫波司令部临时驻地内。

司令部院内有一水池，内有几条游鱼。

郭馨波、胡瑞甫伏在养鱼池前，用树枝挑逗着其中的一条格牙鱼（学名黄颡鱼）

胡瑞甫：司令，你看这条格牙鱼，又黏又滑，背上有刺，一不小心，它就扎你一下。这回，它进入到这水池里，可就由不得它了！郭司令，你说，是清蒸还是红烧？

郭馨波：当然是红烧啦！

(27)

(待续)